·文学研究·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

王松涛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 在唐代边塞诗中,胡乐意象得以恰如其分的的运用是构成其独特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考察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及运用方式,揭橥胡乐在开掘边塞诗的题材、构建边塞诗的意境、涵括边塞诗的情感诸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胡乐;唐代边塞诗;运用方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8-0143-02

作者简介:王松涛,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与文论。

一

唐太宗以人主之尊而大倡"声无哀乐论",不同意传统的礼乐系乎政教盛衰之论。在这一开明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国门大开,胡人乐舞如潮而入,连大饗之类庄重仪典上也用上倡优胡舞胡乐。(武平一《谏大饗用倡优媟狎书》)[1]上流社会借之以供逸乐,皇室诸王见了"舞蹈称善",(郑綮《开天传信记》)[2]中下层文人也耽此不疲,精神生活大大丰富。至盛中唐,胡乐胡舞仍然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原,并多融入汉文化,在部分汉化了的同时仍保持着浓浓的胡化韵味,宴会上"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岑参《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3]。异方曲乐虽受批评,但"异曲新声"仍大受青睐,成为唐代文化中一道斑斓的异域风景线。边塞绮靡艳丽的音乐,铿锵镗鎝的舞蹈,对于来自中原的诗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诗人穿行在瀚海大漠之中,呼吸着战地的风尘,在传统文化的空缺处,感受着异域乐舞的多姿多彩,而且长期戍边,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使诗人在全新的异域情调浸染中不断滋生出创作的灵感。诗人们以其澎湃的热情、深切的感受、浪漫的想象和精湛的语言艺术技巧,摄取了不少胡乐意象,结晶自己的诗歌,从而使其诗作不乏熠熠闪烁的异域光彩。

唐代边塞诗不仅以边地乐曲为题创作,而且胡族乐器常出现在边塞诗的各类题材中,诗人将其作为诗歌的主要意象,营造诗境。边塞诗中的胡乐主要有羌笛、横笛、胡笳、角、胡琴、芦管、琵琶等。胡乐意象在边塞战争、边塞行军、友朋送别酬答、士卒思亲怀故、边塞风光、边地风土人情和民族交往等各类题材中均有表现。边地上笛声凄清,胡乐四起,"雪净胡天牧马还,明月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悠悠羌笛触动了诗人敏感的神经,汹涌的情感潮水般迸发出来,自然倾泻于诗作中。"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张说《幽州夜饮》)胡乐成了边塞诗中特有的情感符号,诗人们就在胡乐构建的氛围中感受边塞特有的生活韵味,塑造自己的诗魂。"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王昌龄《从军行》),通过写胡乐以表现边塞将士思念家乡亲人的愁苦。"自有金笳引,能沾出塞衣"(王昌龄《胡笳曲》),突出了胡笳声调的悲切及其感人作用,间接地抒发了诗人怀土思乡的悲苦之情。"且悦清笳梅柳曲,讵忆芳园桃李人"(辛常伯《军中行路难》),吐露思念亲人的怨苦无奈心情。李益《从军北征》诗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角声、笛声的特定音响激发了征人的思乡之情。难怪李益又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的悲怆之语!王昌龄的《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等等,都写出了戍边将士因闻笛而触发的强烈的思乡情绪,戍卒长年征战之苦及与故园隔绝的情态,跃然纸上。在胡乐的感染下,有边城游子的悲愁,有三军将士的泪水,有征人的乡情,也有思妇的愁苦,这样的感受都限定在音乐的流淌中,是那个特定时代内容下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边塞诗艺术容量的深广度。诗人们在对音乐和人生的双重体验中,极尽想象之能事,奏响了华丽而忧伤、优雅而孤寂的乐章,使有唐一代的边塞诗创作具备了更为广泛的题材。

二

唐代边塞诗作为反映战争主题的文学样式,以其雄浑悲壮的意境、深邃悠远的审美意味、深沉凝重的情感张力,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领域,达到了中国边塞诗的最高成就。在唐代边塞诗中,胡乐意象得以恰如其分的运用是构成其独特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对这些意象的意蕴、作用加以心理的、审美的阐释,有助于揭示唐代边塞诗高度发展的内在动因,更有助于对诗歌丰富内蕴的把握和体悟。大略而言,胡乐意象的运用方式有如下三种:

(一)对胡乐的音乐特征作了概括,常通过乐器的音响渲染悲凉气氛或烘托边战及行军生活。如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一诗:

辽东九月芦叶断,辽东小儿采芦管。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海树萧索天雨霜,管声寥亮月苍苍。白狼河北堪愁恨,玄兔城南皆断肠。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弄调啾飕胜洞箫,发声窈窕欺横笛。夜半高堂客未回,只将芦管送君杯。巧能陌上惊杨柳,复向园中误落梅。诸客爱之听未足,高捲珠帘列红烛。将军醉舞不肯休,更使美人吹一曲。

诗人以芦管与洞箫、横笛相比,突出芦管发音之清;以白狼河北、玄兔城南的边地景色作陪衬,突出其声之悲;以惊杨柳、误落梅的双关语说明芦管之声比笛曲更加美妙;末更以"听未足"、"不肯休",突出其声之动人。

边塞诗人还通过胡乐之声渲染大军的声势,如"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王维《从军行》)诗从征人闻角出发写起,推出一个"争渡金河水"的特写,渲染了行军途中笳声悲鸣,战马嘶叫,人群竞渡的情形,突出士兵旺盛斗志与军中悲壮气氛。又如《燕支行》"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

动天地月”，战鼓雷动，掀起瀚海层层波涛；笳声震天，使明月为之颤动。“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其三）衬托封常清大军凯旋的气势。杜甫《后出塞》其二描绘了一幅壮阔的出塞大军宿营图，沉寂的军营之夜吹起悲凉的笳声，骁勇的士卒亦生凄凉悲苦之情，诗歌写道“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中唐边塞诗中亦有这类描写，典型的如李益《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诗人对笛声的音乐特征作了概括的表露，暗示出《行路难》的“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4]这时的士卒正在艰苦的夜行军路上，本来怀有深深的乡愁别恨情绪，当他们忽然听到那哀怨的《行路难》笛声时，曲调的情绪便感染了征人，唤起了情感的共鸣，引发了对家乡的眷恋。诗人抓住三十万征人在一瞬间的感情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举动，展现他们望月思家、闻笛伤怀的内在情绪波动。诗歌情感回荡反复，诗意缠绵悱恻，形象鲜明而含蓄蕴藉。

（二）不正面刻画音乐的曲调特点，而是以胡乐的音响给人物带来的动作、情绪，表现出音乐的感人力量，多表现于相思、思乡题材中。如王昌龄《胡笳曲》：

城南虏已合，一夜几重围！自有金笳引，能沾出塞衣。听临关月苦，清入海风微。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

这里诗人并没有写胡笳的具体音乐形象，也没有正面刻画音乐的曲调特点，而是以胡笳的音响给人物带来的动作、情绪，表现出音乐的感人力量。诗人用刘琨三奏胡笳解除困围之事，突出了胡笳声调的悲切及其感人作用。

“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用哀怨的胡笳、芦管声作衬托，传达征人深切的思乡之情。“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李贺《龙夜吟》），以视觉形象描摹笛声的哀切凄婉。杨巨源《长城闻笛》“孤城笛满林，断续共霜砧。夜月降羌泪，秋风老将心。”通过羌人泪流满面和守边老将沉重的忧思，传达出激越笛声所渲染的凄清悲凉气氛。“胡笳听彻双泪流，羁魂惨惨生边愁”（戴叔伦《边城曲》），“鼠毛衣里取羌笛，吹向秋天眉眼愁。”（刘言史《牧马泉》）当人们听到在夜空回荡的胡乐声时，从耳闻的乐曲中感受到音乐的形象，这种形象又转化为人们的心理感觉，调动起边地士卒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激起心灵深处的波涛。这里蕴藏了人们的思想情感的发展进程和器官功能转换的审美活动，而这种转换造成了艺术上的通感，感觉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情绪内涵，也就渗进了音乐形象，使音乐描写和情感活动得到了精妙的结合，具有含蕴不尽、动人肺腑的艺术魅力。

（三）化曲名为一种虚景、巧借杨柳、梅花、月、关山等事物，虚实交错，奠定苍凉悲怆的抒情基调，以曲传情。这种手法把音乐形象、景物特点和人物情感融为一体或视觉、听觉、感觉有机地组合，构成深邃、哀婉的诗歌意境，显示音乐情绪的强烈感染力。如高适《塞上听吹笛》诗：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胡乐经常演奏的曲子是《关山月》《折杨柳》《梅花落》等，常用的乐器是琵琶、羌笛、胡笳等。《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关山月》，伤离别也。”[5]又引《宋书·五行志》曰：“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6]，“《梅花落》，本笛中曲也。”[7]戍边将士远离中原，深入胡地，看的是胡风，听的是胡音，孤独之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乐为心声，最能表达心情、最动人心弦的当然是“伤离别”、“感物怀归”的《关山月》等曲调了。同时，音乐作为一种隐性语言，其旋律和歌辞中就蕴含着一定的意味，当它被文字化并进入诗歌时，所蕴含的靠听觉感受的情韵，自然地转而与高度浓缩的曲调名结合，使得曲调名和乐器成为形式与内容合而为一的意象。那从戍楼间飞出的一曲羌笛，乃是全诗构思的基础和关键。它给边塞胡天的特有景色，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感情色彩，吹出了戍边士卒的无限思乡之情，体现了征人之苦的主题。从诗的结构上看，前两句写的是实景，后两句则写的是音乐形象所构成的虚景，是一种艺术的想象。诗中把无形的笛声，物化为撒遍关山的缤纷的落梅，借以表现守边士卒无所不在的对故园的思念。明净辽阔的背景，深婉悠长的情思，造成了极其高远的意境。

又李益《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其一）：

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

诗人写出了行人“听唱”的活动，突出了听觉功能。“秋月”虽是诗中惟一的景物，却是全篇的感情主旋律，包含着环境的幽冷，乐声的凄清，行人的孤寂。“秋月”光照关山，乐曲也传遍关山，这种光与声的同步，就婉曲地展示了双管曲调的音乐情绪和行人听唱时的心理特征。诗人把视觉（“秋月”之景）、听觉（“梁州”之曲）、感觉（“行人”之情）有机地组合于篇，使抒情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就构成了各种器官在情感上产生的“和声”，创造出动人的抒情意境。

综上分析，胡乐意象得以恰如其分的运用，无疑是构成唐代边塞诗独特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胡乐作为最常见、出现频率高的意象之一，在开掘边塞诗的内蕴、构建边塞诗的意境、涵括边塞诗的情感诸方面都起着独特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07－01－27

参考文献

[1]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723.
[2]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24.
[3] 彭定求. 全唐诗（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087.（本文所引唐诗皆依此本，以下不再出注）
[4] [5] [6] [7]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997. 334. 328. 349.

〔责任编辑：刘俊沅〕

Discusses the Images of Foreign Music in the Poems of Frontier Fortress of Tang Dynasty

Wang Songtao

Abstract: In the poems of frontier fortress, the images of foreign music appropriately use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forms its distinctively aesthetic trait. The thesis, by discussing the foreign music suggestion and its way of application, reveals its distinctive function in some respects such as reclaiming boundary poems theme, composing its artistic conception, containing its emotion.

Keywords: foreign music; boundary; poems of Tang Dynasty; way of application; effect